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六回 知縣狡計撰從詞 濟顛暗中換冤狀

話說賈知縣因夾棍點錘，悟真全無痛楚，以為他必是學了濟顛一點什麼法子。但細看悟真，又實在是一個忠厚無用的形像。當下心生一計，不說他有法術，反說自家可憐他，不肯真用大刑。又說這個大刑用起，怎樣利害，末了又想了主意，反代他擬了一堂減罪的口供，叫他畫一個字便算數。咳，列位想一想，這個賈知縣面場辦事似乎平和得很，其實袖箭腹刀，全是暗處傷人，委實奸惡不過。就這一頓騙工，可憐一個悟真已被他哄得死心塌地，便答道：「如今既有個法子，能代僧人減罪，僧人還有不畫押的嗎？就請老爺擬一堂口供，給小僧看一看，果真無大關要，小僧定然畫字是了。」賈知縣一聽，心中大喜，以為悟真上騙。隨手拿過一張供單，枯了一枝禿筆，想了一想，拖拖拉拉的寫了半息，自家又過了目，然後給悟真道：「你看罷。這樣說來，名正言順，將來法司擬罪，極重也不過軍徒。明年太子大婚，立時逢赦。那天大一件禍事，不是就可以沒事嗎？」悟真聽說，也覺歡喜，便將那供單接過。但見上寫道：

僧人悟真供：具供僧人悟真，竊僧俗家姓鄒，初在玉山西北隅二□一都□二圖落髮。□八歲在金山江天寺春期受戒，中途師死被逐，流落江湖。路遇濟公聖增，收為義徒。前歲敕建大成廟落成，奉敕護法，一載有餘，毫無疏忽。今春來有知客鐵珊，僧熟察其人，道行尚有。因思僧家以讓賢為德，法門以傳道為緣。愛請施主擇於五月□六日交家鐵珊，自入退居樓，稍作休息，即擬雲遊。不料該鐵珊內詐外恭，實非善類。接家之夕，即向庫房支取大寶兩錠，黃昏出外，晝夜方歸。借以鐵珊才作主持，即行放縱，不免小有詰責。不料鐵珊反唇相譏，繼以橫目。並謂文家無家，不應再與廟事；且稱盤查庫產，亦有許多不符。但僧主持該廟之初，各事皆由創造，間有錢政不足，不免移東補西，何得護法之徒，敢師前抗侮？況且佛門師弟，其名分與俗家之父子無殊，彼既忤道，僧豈甘心，當時遂起爭端，鐵珊遂誤傷至死。夫前生冤結，僧人固懺悔之已退；而細察曲情，鐵珊亦佛律所不寡。要之忤逆之起禍之根，對毆實致傷之故。且彼下體本為毒潰，守正僧人，焉有此疾？還乞仁主察之，所供是實。

悟真看畢，以為這知縣委實幫忙，處處皆從件逆著筆。那知這一段供，已將「私空廟產，暗害主僧」這八個字已做的是牆是壁的了。悟真那曉得公事的出入，又聽說極重不過擬個軍徒，明年就能逢赦。心中格外相信，就此便向知縣討過一支筆來，在下名下畫了一個□字。知縣好不歡喜，隨將口供上自己也標了日子，用了印信，交刑房疊成文卷，以備定罪出詳。隨即又標了一面牌子，將悟真收監。將要起身上轎，忽見鄉保跪稟道：「老爺的明見，如今還有兩件要事，須求老爺示下。」賈知縣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鄉保齊道：「一者鐵珊和尚的屍身，還是掩埋，還是掛局？二者大成廟是一個敕建的廟宇，干係很大的呢，如今裡面道人和尚一個沒有。均求老爺察奪！」賈知縣想了一想，隨著承行的書班寫了兩套封條，自己也標了日子，過了朱，交代多保道：「鐵珊的屍身，雖然兇手有供，究竟不曾定罪，你們到同善堂領口棺材，將他盛好，還是發封掛局。大成廟既無主僧，就便有僧人香火在內，也該一應逐出，將廟發封。」

當下又批了李龍、王虎兩個差人幫同料理，自己便打道回衙，心中得意不過。走回衙中，不曾問第二件事，先將判、刑二房傳人，擬了悟真秋紋的罪名，統統將詳文辦好。自己將一應公事卷在一起，傳聽事的喊了一乘小轎，青衣小帽，趕到相府。不料金仁鼎因萬秋園就近大成廟，容易聽信，並未回家。連忙一乘轎子又趕到萬秋園，見了金仁鼎。將要開口，仁鼎拍手大笑道：「你的騙工是好得很，我先早已明白了。我且問你，預備擬他一個什麼罪？」賈知縣忙將公事打開，說道：「詳文已經辦妥，你請過目是了。」仁鼎先把大致一看，裡面一張存卷，一張傷格，一張供單，兩道詳文，一道是到臨安府的，一道是到宣撫使的。仁鼎便拿了一封詳文，抽出瓢子，由頭至尾看了一遍。閉目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怎能秋紋呢？假如老瘋子轉來，他一樣就鬧到萬歲面前，豈不誤了大事。」賈知縣道：「內中卻有一個難處，如把案情說重，悟真必定不肯畫字。若照這張口供，至重定個秋紋，也就到著極點了。」金仁鼎大笑道：「你這人辦事雖善，到底還有些嫌迂。內中把師徒一層，須改個兩人雖屬師徒，究不是例以父子，豈不是就可以改個斬立決嗎？」賈知縣大笑道：「你的手段，真個比我辣得多呢。我們一定這樣辦法是了。」金仁鼎又道：「還有一層，你臨走時，那廟怎樣安排的呢？」賈知縣道：「我派了兩個差人，叫他們幫著把屍首收拾，過後隨即發封。」金仁鼎聽說，歎了一口氣，蹬了兩腳道：「你真個無用！俗云：趁火打劫。那裡你這點道理都沒有嗎？」賈知縣道：「這不關事，橫豎離此不遠，我不會再去嗎？」金仁鼎道：「且慢，究竟還是公事要緊，私財是逃不了的。等我再把那小禿頭的供單細細再參詳一遍，還有什麼受駁應改的地方麼？」賈知縣亦以為然，隨即將供單檢出。金仁鼎不曾看到三個字，不覺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這怎麼弄的？」賈知縣道：「怎麼奇怪？那裡有舛字嗎？」金仁鼎道：「豈但舛字，你再看一看是了。」賈知縣接來一看，但見第一行寫道：

具供冤僧鐵珊賈知縣才看了一句，直嚇得目定口呆，說道：「這真就奇了！字也是我寫的，日期也是我標的，疊卷的時候我還過了目的。怎樣忽然變做冤僧鐵珊的供了？那裡認真的冤魂作怪嗎？」金仁鼎道：「冤魂那有這樣的神通，我們且看他下面究竟怎樣說法。」當下同賈知縣把張供單再向下面看道：為死不昧心，願吐實供事：竊僧鐵珊，本同大成廟方丈悟真幼年同門落髮，同壇入戒剃師。故後是僧徒起味良，將悟真逐出，獨吞家產。揮霍兩年，聲名狼藉，旋被施主稟逐，遊方在外，艱苦備嘗。今春來自臨安，訪得師弟悟真住持大成廟，名譽巍煥，品行端方。因是含愧往投，果蒙收錄。從此衣食有著，夢寐感情。未及兩月，悟真果以師友情深，擢升知客。自此便相識金御史仁鼎，接洽不時，日加親熱。四月中旬招僧游湖，舟次偶語廟事，暗與僧謀云：建廟之初，彼曾被濟公詭計罰去良田若干，充人廟產。汝能立約在前，一朝得志，將充以之產完壁歸還，我准代謀取本廟方丈之缺。當下兩造立誓，金御史果然百計圖謀，至不獲已；便假傳聖旨，勒令悟真於昨日交家。僧接家之後，焉敢食言？只得走至庫房，將金相府所有佈施在廟田契，一律揀交金御史收藏，也不暇計及多少。但金御史既得田產，終慮悟真心有未甘，忽又計上心頭，暗騙悟真遊玩萬壽行宮，意在閉禁餓死。午膳之後，金御史果佈置妥當，邀悟真入行宮。僧其時雖屬昧心，然亦因其心之太狠，正在懸懸之際，傳聞兩人才入行宮，忽與聖僧相值。僧乍聽之露，亦殊駭絕。因念聖僧神通變化無窮，繞屋幾週，又憂又喜。所喜者悟真遇救，可無性命之虞；所憂者聖僧既歸，難保隱謀不露。金雖惡極，僧亦罪魁。左右思維，實難滯滯。因趁事未敗露之時，向庫房支付庫銀兩只，居心並無他謀，計在挾資逃遁。出門之後，飽覽湖光，落日之餘，逕投旅店。不料風流禍起，忽逢舊日王婆；月殿情牽，乍識天台仙子。伊人非別，即金御史之九姨；去路非遙，乃萬秋園之舊址。兩情方洽，正魚水之和諧；一度未終，驚龜翁乎稅駕。然據九姨密語，本借種之無猜；而論小子猖狂，亦殺身之枉。以為彼此既有舊交，通家益加親密。陽台既下，復尋御史以晤談；席語未終，遂遭豪奴之毒手。一個羅漢胎，東方畢命；幾滴消強水，西藥喪身。增固死有徐辜，何須訴怨；第以人將假禍，波及無辜。陷悟真於囹圄，職乎此耳；封大成之聖剎，尚思言乎？總之金仁鼎務在反田，致害人之性命；鐵和尚死將言善，當歷敘其實情。速出悟真，早歸廟產。君子當知機，無為厲鬼崇。僧雖被害，情尚難忘，即此數言，正以忠告金御史，而報昔日知遇之恩於萬一者也。哀泣上呈，所供是實。

二人看畢，委實又羞又恨，又驚又怕，抓住這一張供單，都像雷打癡了一般，只是你朝他望，他朝你望，足有半頓飯時候。兩邊伺候的爺們，不曉得主人忽然的賭那白眼是一件什麼事。還是賈知縣究竟事不關己，忙將仁鼎扯一扯道：「大哥，這件事不是發呆的呢，須要趁早明白些才好。我想這個供辭，死鬼鐵珊必無偌大的神通，一定是濟公聖僧暗中所為。世間那有本官親筆的供單忽然變掉的這個道理？」金仁鼎道：「話固有理，難道這件事鬧成這樣，我姓金的還要把田白白的退出不成？」賈知縣笑道：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在我看能個沒得後災，就算好的了。這位濟公和尚放起刁來，可不利害，那裡你還不曾嘗過他的滋味嗎？」金仁鼎道：「然則照你看，這事該得怎樣呢？」賈知縣見問，心中正然躊躇，忽見李龍、王虎兩個差人由外面狼狽不堪的形像，一個抱住了頭，一個捧住了嘴，哭哭啼啼走來。一見賈知縣道：「老爺聽稟，小人們今天這個差使乾不成了！打也被打過了，卻沒有主意

可想。請老爺趕快去查點查點看，究竟怎樣說法？」賈知縣聽這兩差所說的話，真正沒頭沒尾。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